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一〇八回 負屈含冤賢令尹結果 風流雲散怪現狀收場

我們趕回汶水橋，仍舊落了那個店。我仔細一想，銀子是分文沒有了，便是鋪蓋也沒了。取過那衣箱來翻一翻，無非幾件衣服。計算回南去還有幾天，這大冷的天氣，怎樣得過？翻到箱底，卻翻著了四塊新板洋錢，不知是幾時，我愛他好玩，把他收起來的。此時交代店家弄飯。那弓兵還在旁。一會兒，店家送上些甚麼片兒湯、烙餅等東西，我就讓那弓兵在一起吃過了。我拿著洋錢問他，這裡用這個不用。弓兵道：「大行店還可以將就，只怕吃虧不少。」我道：「這一趟，我帶的銀子一起都沒了，辛苦你一趨，沒得好謝你，送你一個頑頑罷。」弓兵不肯要。我再四強他，說這裡又不用這個的，你拿去也不能使用，不過給你頑頑罷了，他才收下。我又問他這裡到蒙陰有多少路。弓兵道：「只有一天路，不過是要趕早。少爺可是要到那邊去？」我道：「你看我錢也沒了，鋪蓋也沒了，叫我怎樣回南邊去？蒙陰縣蔡大老爺是我的朋友，我趕去要和他借幾兩銀子才得了啊。」弓兵道：「蔡大老爺麼？那是一位真正青天佛菩薩的老爺！少爺你和他朋友嗎？那找他一定好的。」我道：「他是鄰縣的縣大老爺，你們怎麼知道他好呢？」弓兵道：「今年上半年，這裡沂州一帶起蝗蟲，把大麥小麥吃個乾淨，各縣的縣官非但不理，還要徵收上忙錢糧呢。只有蔡大老爺墊出款子，到鎮江去販了米糧到蒙陰散賑。非但蒙陰百姓忘了是個荒年，就是我們鄰縣的百姓趕去領賑的，也幾十萬人，蔡大老爺也一律的散放，直到六月裡方才散完。這一下子，只怕救活了幾百萬人。這不是青天佛菩薩嗎！少爺你明天就趕著去罷。」說著，他辭去了。我便在箱裡翻出兩件衣服，代做被窩，打發兩個兄弟睡了，我只和衣躺了一會。

次日一早，便動身到蒙陰去。這裡的客店錢，就拿兩塊洋錢出來，由得他七折八扣的勉強用了。催動牲口，向蒙陰進發。偏偏這天又下起大雪來，直趕到斷黑，才到蒙陰，已經來不及進城了，就在城外草草住了一夜。

次日趕早，仍舊坐車進城。進城走了一段路，忽然遇了一大堆人，把車子擠住，不得過去。原來這裡正是縣前大街的一個十字街口，此時頭上還是紛紛大雪，那些人並不避雪，都擠在那裡。我便下車，分開眾人，過去一看，只見沿街鋪戶，都排了香案，供了香花燈燭，一盂清水，一面銅鏡。幾十年老的人，穿了破缺不全的衣帽，手執一炷香，都站在那裡，涕淚交流。我心中十分疑惑，今天來了，又遇了甚麼把戲。正在懷疑之間，忽然見那一班老都紛紛在雪地上跪下，嘴裡紛紛的嚷著，不知他嚷些什麼，人多聲雜，聽不出來，只彷彿聽得一句「青天大老爺」罷了。

回頭看時，只見一個人，穿了玄青大褂，頭上戴了沒頂的大帽子，一面走過來，一面跺腳道：「起來啊！這是朝廷欽命的，你們怎麼攔得住？」我定睛細看時，這個人正是蔡侶笙！面目蒼老了许多，嘴上留了鬍子，顏色亦十分憔悴。我不禁走近一步道：

「侶翁，這是甚麼事？」侶笙向我仔細一看，拱手道：「久違了。大駕幾時到的？我此刻一言難盡！述農還在衙門裡，請和述農談罷。」說著，就有兩個白鬍子的老人，過來跪下說：「青天大老爺啊！你這是去不得的哪！」侶笙跺腳道：「你們都起來說話。我是個好官啊，皇上的天恩，我是保管沒事的；我要不是個好官呢，皇上有了天恩，天地也不容我。你們替我急的是那一門啊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攙起兩個老人，又向我拱手道：「再會罷，恕我打發這班百姓都打發不了呢。」說著，往前行去。有兩個老百姓，撐著雨傘，跟在後頭，代他擋雪；又有一頂小轎，跟在後頭，緩緩的往前去了。後頭圍隨的人，也不知多少，一般的都是手執了香，涕淚交流的，一會兒都漸漸跟隨過去了。我暗想侶笙這個人真了不得！鬧到百姓如此愛戴，真是不愧為民父母了。

一面過來招呼了車子，放到縣署前，我投了片子進去，專拜前任帳房文師爺。述農親自迎出外面來，我便帶了兩弟進去，教他叩見。不及多說閒話，只说明了來意。述農道：「幾兩銀子，事情還容易。不過你今天總不能動身的了，且在這裡住一宿，明日早起動身罷。」我又談起遇見侶笙如此如此。述農道：「所以天下事是說不定的。我本打算十天半月之後，這裡的交代辦清楚了，還要到上海，和你或繼之商量借錢，誰料你倒先遇了強盜！」我道：「大約是為侶笙的事？」述農道：「可不是！四月裡各屬鬧了蝗蟲，十分利害，侶笙便動了常平倉的款子，先行振濟；後來又在別的公款項下，挪用了點。統共不過化到五萬銀子，這一帶地方，便處治得安然無事。誰知各鄰縣同是被災的，卻又匿災不報，鬧得上頭疑心起來，說是蝗蟲是往來無定的，何以獨在蒙陰？就派了查災委員下來查勘。也不知他們是怎樣查的，都報了無災。上面便說這邊報災情，擅動公款，勒令繳還。侶笙鬧了個典盡賣絕，連他夫人的首飾都變了，連我歷年積蓄的都借了去，我幾件衣服也當了，七拼八湊，還欠著八千多銀子。上面便參了出來，奉旨革職嚴追。上頭一面委人來署理，一面委員來守提。你想這件事冤枉不冤枉！」我道：「好在只差八千兩，總好商量的；倒是我此刻幾兩銀子，求你設個法！」述農道：「你急甚麼！我頂多不過十天八天，算清了交代，也到上海去代侶笙張羅，你何妨在這裡等幾天呢？」我道：「我這車子是從王家營僱的長車，回去早一天，少算一天價，何苦在這裡耽擱呢。況且繼之丁憂回去了。」述農驚道：「幾時的事？」我道：「我動身到了清江浦，才接到電報的。電報簡略，雖沒有說什麼，然而總是囑我早回的意思。」述農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今天是萬來不及的了。」我道：「一天半天，是沒有法子的。」述農事忙，我便引過兩個孩子，逗著玩笑，讓述農辦事。

捱過了一天，述農借給我兩分鋪蓋，二十兩銀子，我便坐了原車，仍舊先回汶水橋。此時缺少盤費，靈柩是萬來不及盤運的了，備了香楮，帶了兩個兄弟，去叩別了，然後長行。到了王家營，開發了車價，渡過黃河，到了清江浦，入到仁大船行。劉次臣招呼到裡面坐下，請出一個人來和我相見。我擡頭一看，不覺吃了一大驚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是金子安。我道：「子翁為甚到這裡來？」

子安道：「一言難盡！我們到屋裡說話罷。」我就跟他到房裡去。子安道：「我們的生意已經倒了！」我吃驚道：「怎樣倒的？」子安道：「繼之接了丁憂電報，我們一面發電給你，一面寫信給各分號。東家丁了憂，通個信給伙計，這也是常事。信裡面不免提及你到山東，大約是這句話提壞了，他們知道兩個做主的都走開了，漢口的吳作猷頭一個倒下來，他自己還捲逃了五萬多。恰好有萬把銀子藥材裝到下江來的，行家知道了，便發電到沿江各埠，要扣這一筆貨，這一下子，可全局都被牽動了。那天晚上，一口氣接了十八個電報，把德泉這老頭子當場急病了。我沒了法子，只得發電到北京、天津，叫停止交易。蘇、杭是已經跟著倒下來了的。當夜便把號裡的小伙計叫來，有存項的都還了他，工錢都算清楚了，還另外給了他們一個月工錢，他們悄悄的搬了鋪蓋去，次日就不開門了。管德泉嚇得家裡也不敢回去，住在王端甫那裡。我也暫時搬到文述農家裡。」我道：「述農不在家啊。」子安道：「杏農在家裡。」我道：「此刻大局怎樣了？」子安道：「還不知道。大約連各處算起來，不下百來萬。此刻大家都把你告出去了，卻沒有繼之名字。」我道：「本來當日各處都是用我的名字，這不能怪人家。但是這件事怎了呢？」子安道：「我已有電給繼之，大約能設法弄個三十來萬，講個折頭，也就了結了。我恐怕你貿貿然到了上海，被他們扣住，那就糟糕了！好歹我們留個身子在外頭好辦事，所以我到這裡來迎住你。」我聽得倒了生意，倒還不怎樣，但是難以善後，因此坐著呆想主意。

子安道：「這是公事談完了，還有你的私事呢。」說罷，在身邊取出一封電報給我，我一看，封面是寫著宜昌發的。我暗想何以先有信給我，再發電呢？及至抽出來一看，卻是已經譯好的：「子仁故，速來！」五個字。不覺又大吃一驚道：「這是幾時到的？」子安道：「同是倒閉那天到的，連今日有七天了。」我道：「這樣我還到宜昌去一趟，家伯又沒有兒子，他的後事，不知怎樣呢。子翁你可有錢帶來？」子安道：「你要用多少？」我便把遇的強盜一節，告訴了他。又道：「只要有了幾十元，夠宜昌的來回盤費就得了。」子安道：「我還有五十元，你先拿去用罷。」我道：「那麼兩個小孩子，托你代我先帶到上海去。」子安道：「這是可以的。但是你到了上海，千萬不要多露臉，一直到述農家裡才好。」我答應了。當下又商量了些善後之法。

次日一早，坐了小火輪到鎮江去。恰好上下水船都未到，大家便都上了躉船，子安等下水到上海，我等上水到漢口去。到了漢口，只得找個客棧住下。等了三天，才有宜昌船。船到宜昌之後，我便叫人挑了行李進城，到伯父公館裡去。入得門來，我便逕奔

後堂，在靈前跪拜舉哀。續弦的伯母從房裡出來，也哭了一陣。我止哀後，叩見伯母，無非是問問幾時得信的，幾時動身的，我問問伯父是甚麼病，怎樣過的。講過幾句之後，我便退到外面。

到花廳裡，只是坐著兩個人：一個老者，鬚髮蒼然。一個是生就的一張小白臉，年紀不過四十上下，嘴上留下漆黑的兩撇鬍子，眉下生就一雙小圓眼睛，極似貓兒頭鷹的眼，猝然問我道：「你帶了多少錢來了？」我愕然道：「沒有帶錢來。」他道：「那麼你來做甚麼？」我拂然道：「這句話奇了！是這裡打了電報叫我來的啊。」他道：「奇了！誰打的電報？」說著，往裡去了。我才請教那老者貴姓。原來他姓李，號良新，是這裡一個電報生的老太爺，因為伯父過了，請他來陪伴的。他又告訴我，方才那個人，姓丁，叫寄&~HTZV，南京人，是這位陳氏伯母的內親；排行第十五，人家都尊他做十五叔。自從我伯父死後，他便在這裡幫忙，天天到一兩次。

我兩個才談了幾句，那個什麼丁寄&~HTZV又出來了，伯母也跟在後頭，大家坐定。寄&~HTZV說道：「我們一向當令伯是有錢多的，誰知他躺了下來，只剩得三十弔大錢，算一算他的虧空，倒是一千多弔。這件事怎樣辦法，還得請教。」我冷笑一聲，對良新道：「我就是這幾天裡，才倒了一百多萬，從江漢關道起，以至九江道、蕪湖道、常鎮道、上海道，以及蘇州、杭州，都有我的告案。這千把弔錢，我是看得稀鬆，既然伯父死了，我來承當，叫他們就把我告上一狀就是了。如果伯母怕我倒了百多萬的人拖累著，我馬上滾蛋也使得！」我說這話時，眼睛卻是看著丁寄&~HTZV。伯母道：「這不是使氣的事，不過和少爺商量辦法罷了。」我道：「姪兒並不是使氣，所說的都是真事。不然啊，我自己的都打發不開，不過接了這裡電報，當日先伯母過的時候，我又兼挑過的，所以不得不來一趟。」伯母道：「你伯父臨終的交代，說是要在你叔叔的兩個兒子裡頭，擇繼一個呢。」丁寄&~HTZV道：「照例有一房有兩個兒子的，就沒有要單丁那房兼挑規矩。」我道：「老實說一句，我老人家躺下來的時候，剩下萬把銀子，我錢毛兒也沒撈著一根，也過到今天了。兼挑不兼挑，我並不爭；不過要擇繼叔父的兒子，那可不能！」丁寄&~HTZV變色道：「這是他老人家的遺言，怎好不依？」我道：「伯父遺言我沒聽見，可是伯父先有一個遺囑給我的。」說罷時，便打開行李，在護書裡取出伯父給我的那封信，遞給良新道：「老伯，你請先看。」良新拿在手裡看，丁寄&~HTZV也過去看，又念給伯母聽。我等他們看完了，我一面收回那信，一面說道：「照這封信的說話，伯父是不會要那兩個姪兒的。要是那兩個孩子還在山東呢，我也不敢管那些閒事；此刻兩個孩子，經我千辛萬苦帶回來了，倘使承繼了伯父，叫我將來死了之後見了叔叔，叔叔問我，你既然得了伯父那封信，為甚還把我的兒子過繼他，叫我拿什麼話回答叔叔！」丁寄&~HTZV聽了，看看伯母，伯母也看丁寄&~HTZV。寄&~HTZV道：「那兩位令弟，是在哪裡找回來的？」我便將如何得信，如何兩次發電給伯父，如何得伯父的信，如何動身，如何找著那弓兵，那弓兵如何念舊，如何帶我到赤屯，如何相見，如何帶來，如何遇強盜，如何到蒙陰借債，如何在清江浦得這電報，一一說了。又對伯母說道：「姪兒斗膽說一句話：我從十幾歲上，拿了一雙白手空拳出來，和吳繼之兩個混，我們兩個向沒分家，掙到了一百多萬，大約少說點，姪兒也分得著四五十萬的了。此刻並且倒了，市面也算見過了。那個忘八蛋崽子，才想著靠了兼挑的名目，圖謀家當！既然十五叔這麼疑心，我就搬到客棧裡住去。」寄&~HTZV道：「啊啊啊！這是你們的家事，怎麼派到我疑心起來？」伯母道：「這不是疑心，不過因為你伯父虧空太大了，大家商量個辦法。」我道：「商量有商量的話。我見了伯父，還我伯父的規矩，這是我們的家法；他姓差了一點的，配嗎！」寄&~HTZV站起來對伯母道：「我還有點事，先去去再來。」說罷，去了。我對伯母道：「這是個什麼混帳東西！我一來了，他劈頭就問我道：『你來做甚麼？』我又不認得他，真是豈有此理！他要來，來了，我還要好好的當面損他呢！」伯母道：「十五叔向來心直口快，每每就是這個上頭討嫌。」又說了幾句話，便進去了。我便要叫人把行李搬到客棧裡去，倒是良新苦苦把我留住。

坐了一會，忽聽得外面有女子聲音，良新向外一張，對我道：「寄&~HTZV的老婆來了。」我也並不在意。到了晚上，我在花廳對過書房裡開了鋪蓋，便寫了幾封信，分寄繼之、子安、述農等，又起了一個訃帖稿子，方才睡下。無奈翻來覆去，總睡不著。到得半夜時，似乎房門外有人走動，我悄悄起來一張，只見幾個人，在那裡悄悄的擡了幾個大皮箱往外去，約莫有七八個。我心中暗暗好笑，我又不是山東路上強盜，這是何苦。

到了明日，我便把訃帖稿子發出去叫刻。查了有幾處是上司，應該用寫本的，便寫了。不多幾日，寫的寫好了，刻的印好了，我就請良新把伯父的朋友，一一記了出來，開個橫單，一一照寫了簽子。也不和伯母商量，填了開弔日子，發出去。所有送禮禮來的，就煩良新經手記帳。到了受弔之日，應該用甚麼的，都拜托良新在人家送來的尊分錢上開支。我只穿了期親的服制，在旁邊回禮。那丁寄&~HTZV被我那天說了之後，一直沒有來過，直到開弔那天才來，行過了禮就走了。

忙了一天，到了晚上，我便把鋪蓋拿到上房，對著伯母打起來；又把箱子拿進去開了，把東西一一檢出來，請伯母看過道：「姪兒這幾件東西來，還是這幾件東西去，並不曾多拿一絲一縷。姪兒就此去了。」伯母呆呆的看著，一言不發。

我在靈前叩了三個頭，起來便叫人挑了行李出城。

偏偏今天沒有船，就在客棧住了兩夜，方才附船到漢口。到了漢口，便過到下水船去。一直到了上海，叫人挑了行李進城。走到也是園濱文述農門首，擡頭一看，只見斷壁頽垣，荒涼滿目，看那光景是被火燒的。那燒不盡的一根柱子上，貼了一張紅紙，寫著「文宅暫遷運糧河濱」八個字。好得運糧河濱離此不遠，便叫挑夫挑了過去，找著了地方挑了進去。只見述農敝衣破冠的迎了出來，彼此一見，也不解何故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我才開發了挑夫，問起房子是怎樣的。述農道：「不必說起！我在蒙陰算清了交代，便趕回上海，才知道你們生意倒了，只得回家替侶筭設法。本打算把房子典去，再賣幾畝田，雖然不夠，姑且帶到山東，在他同鄉、同寅處再商量設法。看見你兩位令弟，方代你慶慰。誰知過得兩天，廚下不戒於火，延燒起來，燒個罄盡，連田上的方單都燒掉了。不補了出來，賣不出去；要補起來呢，此刻又設了個甚麼『升科局』，補起來，那費用比買的價還大。幸而只燒我自己一家，並未延及鄰居。此刻這裡是暫借舍親的房屋住著。」我道：「令弟杏農呢？」述農道：「他又到天津謀事去了。」我道：「子安呢？」述農道：「這裡房子少，住不下，他到他親戚家去了。」我道：「我兩個舍弟呢？」述農道：「在裡面。這兩天和內人混得很熟了。」說著，便親自進去，帶了出來見我。彼此又太息一番。述農道：「這邊的訟事消息，一天緊似一天，日間有船，你不如早點回去商議個善後之法罷。」

我到了此時，除回去之外，也是束手無策，便依了述農的話。又念我自從出門應世以來，一切奇奇怪怪的事，都寫了筆記，這部筆記足足盤弄了二十年了。今日回家鄉去，不知何日再出來，不如把他留下給述農，覓一個喜事朋友，代我傳揚出去，也不枉了這二十年的功夫。因取出那個日記來，自己題了個簽是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」，又注了個「九死一生筆記」，交給述農，告知此意。述農一口答應了。我便帶了兩個小兄弟，附輪船回家鄉去了。

看官！須知第一回楔子上說的，那在城門口插標賣書的，就是文述農了。死裡逃生得了這部筆記，交付了橫濱新小說社。後來《新小說》停版，又轉托了上海廣智書局，陸續印了出來。到此便是全書告終了。

正是：悲歡離合廿年事，隆替興亡一夢中。